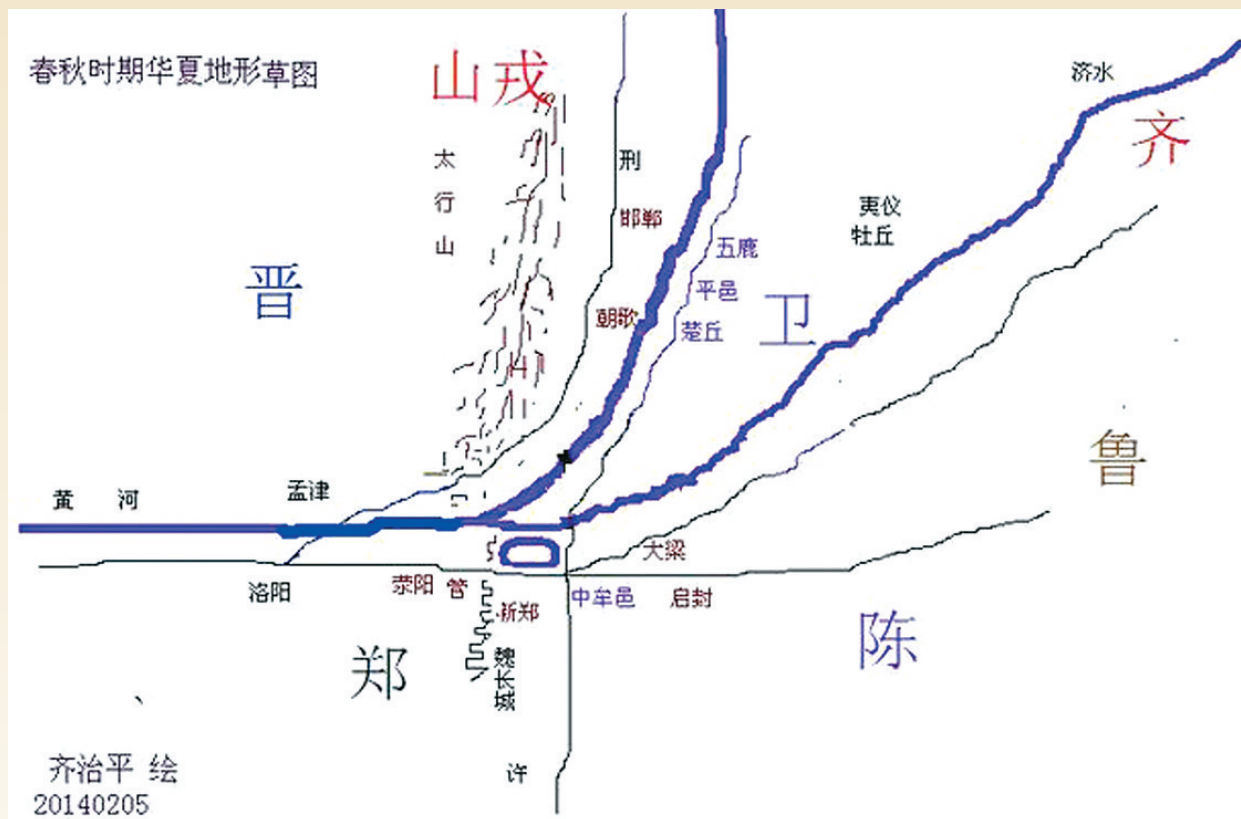


一座中牟城,两省7地争

邑,城市,都城,旧指县。中牟邑,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在公元前659年,戎狄侵略华夏大地时,为了保卫华夏各国而修筑的一座城池。据《管子》《国语》记载:“(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邲、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它起初是叫中牟城,后来升级成为中牟邑。从春秋战国时的诸多史料中可以得出,中牟城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史料记载,中牟先后被齐、晋、郑、赵、卫、魏等国占领过。到公元前363年前后,中牟被魏国以交换土地方式从赵国手里取得,史称“赵魏易地”,直到秦朝统一中牟都在魏国手里。

春秋战国时很多史料中都记载有中牟邑的事,却没有一篇明确指出具体位置,这就为中牟邑研究的混乱埋下很大的伏笔。那么古时的中牟邑,到底是不是现今的中牟呢? 通讯员 齐治平



中牟邑研究混乱的由来

最先明确指出中牟邑位置的是《汉书地理志》,在河南郡条下说:“中牟,圃田泽在西,豫州薮。有管叔邑,赵献侯自耿徙此。”很明显,文中说到的圃田泽、豫州以及管叔邑都是在中牟县。但是《汉书地理志》邯鄲条下却又这样描述:“赵敬侯自中牟徙此。”但是这又与《史记赵世家》中记载的有所不同,《赵世家》说:“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正因为如此,《汉书》的观点被近现代很多史学家质疑。其实,《汉书》才是中牟邑研究混乱的源头。

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蔡邕有一篇辞赋《途行赋》这样记载:“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胥之不臣。”这是在文学作品首次明确指出中牟邑位置。

三国时,据《中牟县地名志》记载:曹操曾经在“中牟县城”铸了一座佛胥像,让世人去参拜,后来毁于战火。

到了晋朝,《晋书地理志》河南郡条下记载:“中牟(六国时,赵献侯都。)”现代史学专家认为是沿用《汉书》观点,同样被质疑。

西晋时,有一个历史学者,郦道元的《水经注》称他为臣瓚,杜佑《通典》

叫他于瓚,裴驷的《史记集解》里说“莫知姓氏”,韦棣的《汉书续训》说“未详”。其在《汉书音义》里说:“《汲冢古文》曰:‘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此中牟不在赵之东也。案中牟当在温水之上。”他是第一个提出河北中牟邑学说的人,他的这一观点和他的名字一样,让人研究不透。《汲冢古文》这句话因为没有记载是发生何年,以至于后世史学家无法对它进行二次考证,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这里可以看出,有两个中牟邑,一个在河北,一个河南,直到现在还基本上是中牟邑研究的主流观点。

《水经注》记载中牟邑乃河南中牟

到南北朝时,出现了中国史地学的权威著作《水经注》,中牟邑是被放在《渠水》里的中牟县条下介绍,并且他还批驳河北中牟邑学说:“然地理参差,土无常域,随其强弱,自相吞并,疆里流移,宁可一也?兵车所指,迳纾难知。自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故赵之南界,极于浮水,匪直专漳也。赵自西取后止中牟。齐师伐其东鄙,于宜无嫌,而瓚径指漯水,空言中牟所在,非论证也。”

随着后来河北中牟邑学说的盛行,很多人对郦道元的观点有质疑,但是敢于公然指责他不对的人并不多,因为《水经注》之所以能成为中牟邑研究的权威著作,不仅仅是作者有

渊博的学识,更主要的是他亲自考察过很多地方,得到的都是一手的证据,能做到他这样的史学家并不多。

不过,民国时期杨守敬、熊会贞著的《水经注疏》是这样评论的:“守敬按:《春秋》《战国》但有河北之中牟属赵。河南之中牟属郑,始见于汉。班固赵事,盖未深考。瓚历历驳诘,甚叹。杜注《左传》,亦以荥阳之中牟回远为非,郦明引之,乃反曲为解释,强护班氏,妄斥瓚说,申不知有河北之中牟也。全、赵指证河北之中牟,而于郦《注》存而不论,兹特揭之。”

杨守敬就言语强硬地驳斥郦道元是在固执地维护班固《汉书》中的观点,并且还质问郦道元是否知道河北

中牟邑学说。他们二人的观点谁对谁错姑且不论,他说郦道元不知道河北中牟这话就有些过头了,郦道元当然知道,要不他为什么说那些话呢?

到此时,中牟县学说无论是从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占着绝对的主流观点。河北中牟邑学说只一个不同观点,都没有具体指出在哪里,声音还十分微弱。

唐朝张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县理即古中牟故城,《论语》佛曰以中牟叛。”可见在唐朝时,中牟邑研究已经进一步混乱,河北中牟邑学说和中牟县学说已经平分秋色了,而鹤壁学说刚刚兴起,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多个学说 已是史学界的共识

到了宋朝,裴驷的《史记集解》记载: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集解地理志曰河南中牟县,赵献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时是郑之疆内也,及三卿分晋,则在魏之邦土也。赵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传曰‘卫侯如晋过中牟’,按中牟非卫适晋之次也。汲冢古文曰‘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此中牟不在赵之东也。按中牟当漯水之北。”

欧阳忞著的《舆地广记》记载:“中牟县,赵襄子时,佛胥以中牟叛,置鼎于庭,不与己者烹之,赵献侯自耿徙此。”

乐史著的《太平寰宇记》记载:“中牟县。西五十里,依旧五乡。春秋时郑邑,又属赵。”《史记》:“赵献侯自耿徙此。又襄子时,佛胥以中牟叛,置鼎于庭下,不与己者烹之。”据《中牟县志》记载,佛胥墓一直到民国时期还存在,中牟县历史上还有过佛胥城。

到明清以后,考据学前所未有地兴盛起来,中牟邑这个话题再次引起很多史学说的兴趣。这个时期,汤阴(即现在的鹤壁)中牟邑学说得到普遍认可,如大史学家赵一清、全祖望、戴震等人都是明确支持的,尤其是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輿纪要》,他是众多史地类著作中第一个把中牟城(邑)放在汤阴县条下介绍的,记载如下:中牟城县西五十里。《齐语》:桓公筑中牟以卫诸夏。《春秋》定九年,齐伐晋夷仪,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会齐侯于五氏,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晋赵鞅伐卫,围中牟。又赵襄子时,佛曰以中牟叛。《汲冢周书》: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又赵献侯徙居中牟。《战国策》:赵楼缓以中牟反,入梁。所谓河北之中牟也。夷仪,见山东聊城。五氏,见直隶邯鄲县。

中牟邑成了 史学界的热点、难点

民国时,杨守敬、熊会贞著的《水经注疏》,他们的观点是支持汤阴(鹤壁)学说,并且反驳郦道元。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又有一些新的观点加入进来,各家学说层出不穷,互相质疑,争论不休,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大热点、难点。

1987年第五期《河北学刊》刊载了孙继民、郝良真的《赵都中牟历史琐见》,文中指出中牟邑应该在河北邯鄲附近。这个观点得了河北社会科学院的支持,在河北省影响很大。

1993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鹤壁市文物局组成专门的赵都中牟课题组,进行广泛的考古调查。首先提出了鹤壁鹿楼为赵都中牟说。之后,姚志国、王文强两位先生又相继提出鹤壁故县为赵都中牟说。

2004年第3期《文物春秋》刊载胡进驻的《赵都中牟新考》,作者又提出河北磁县讲武城为赵中牟说。

2005年第6期《中原文物》刊载林州张增午的《赵都中牟林州说的推定》,作者指出,河北的中牟邑应该在林州。

还有一篇《元氏中牟山》,该文作者提出中牟邑当在河北省元氏县。

还有一个现象,以前大家争夺的都是河北中牟邑,河南中牟邑(县)独居一家,倒也相安无事。从近10年开始,各家学说在相互质疑的同时,开始一致地否定中牟县学说,主张历史上只有一个中牟邑。作为当事者之一的中牟县学说在史学界支持率直线下降。中牟县在这方面一直都是没有任何动静。笔者认为:史上只有一个中牟城,只能在中牟县。